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293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与雨同行

人在旅途总是盼望晴空,纵然骄阳有伤皮肤,但人们就算把自己裹成粽子,也要去拥抱阳光。不过,人的愿望是一回事,老天爷的安排那是另一回事。我在这个暑期就经历了一次与雨同行的旅程。

那是在2016年,看完毕赣拍的《路边野餐》,我和远在南京的好友就对黔东南充满了向往,查阅了很多攻略后却未能成行。这个8月,到成都办事的好友可能被回忆撞了一下腰,“来都来了(西南地区),不如去贵州玩下吧。”于是我们在匆忙间重启了被雪藏八年的黔东南自驾之旅。

第一天在从重庆出发去镇远的高速公路上,午后就下起了雨。头顶一大片乌云哗啦啦欢实地下着雨,远处的天空却透着亮光。穿越了两个隧道也就是翻过了两座山之后,雨势就减弱为毛毛雨。从第三个隧道出来的时候,迎接我们的已是刺眼的阳光。“这就是天气预报说的阵雨吧。”我们一下子对手机天气里未来几天连续显示的阵雨图标如释重负。到达镇远后,这座古城丝毫没残留雨的痕迹,我们的游兴也没有受到雨的打扰。

第二天午后,我们准备出发去黎平的肇兴侗寨,正在往车上搬行李的时候,又一次下起了雨。“看来这里是每天午后都会下雨的,不要紧,翻过几座山就停了。”基于昨天的经验,作为司机的我提议按计划出发。于是我们冒雨上了高速,果然穿过几个隧道之后雨停了,我不免有些自得。但车行至黎平县境内距离肇兴还有70多公里的时候,天色忽然暗了下来,此时不到下午3点,却让人有黄昏的错觉。与第一天边缘透着亮光的乌云截然不同,此时的乌云占据了整片天空,驱赶了光明,大雨就要来了。

果然,先是几滴大粒的雨点绽开在挡风玻璃上。紧接着,犹如前方爆裂了高压水管,前路一下子消失在我的视线里,眼前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雨刮器开到最大也毫无作用,雨水砸在车上的声音完全淹没了车内的音乐。我头皮一阵发麻,但也很快镇静下来,连忙打开车灯,借助地面行车线的微弱反光,大致判断出道路的走向,得以在蜿蜒的高速路上继续行驶。“这时候能进个隧道就好了。”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此刻便是又一明证:以桥隧众多闻名的贵州高速,在这几十公里路程中愣是一个隧道也没有。

我们就这样在暴雨的“袭击”下行驶了半

个多小时,天色终于渐渐明朗,雨势也慢慢减小。到达肇兴侗寨时已完全放晴,雨后的天空格外明澈,已然偏西的太阳在天边映照出的橘红色霞光,瞬间扫光了暴雨行车带来的惊魂未定,旅游的欢乐又笼罩了我们。

第三天,我们按照预先的规划,一大早坐车来到山上的堂安侗寨,准备从这里走向肇兴,体验小红书上的“孤独星球”最美徒步路线之一。我们很快就参观完整个寨子,准备开始今天最主要的徒步旅行。还没走几步就感受到了雨滴。“返回去坐车还是继续往前步行”的抉择摆在了我们面前。“既然来都来了……”那就走下吧。

堂安到肇兴的路之所以美,是因为顺着下山的弯曲步道一路行来,满眼全是绿油油的梯田,充满生机的绿、静谧的绿,似乎永远看不尽也看不厌。一路上小雨淅淅沥沥,我们撑着伞,在深草中穿行,不时还要走过溪流上涨形成的涉水路面。雨天行路比起晴天,自然诸多不便,但在细雨中闻着潮湿的泥土气息漫步,跟晴天的急行军相比又别是一种趣味。到达肇兴后已过饭点,吃完饭出来又赶上惯例大雨,我们快速回到酒店,闭门不出在房间愉快地消磨阵雨时光。

第四天的目的地是西江千户苗寨,我们一大早出发,到达的时候接近中午。刚下景区观光车,阵雨如约而至。我们穿行在仅容两人并排通过、曲里拐弯的寨中小道,小心翼翼地走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两旁是古旧的或半旧的苗族吊脚楼,万千雨丝从头顶的“一线天”掉落,恍惚间仿佛迷失在时间的隧道中。好在时间并没有将我们围困太久,在路人的指点下我们来到了热闹的主街上,天气也很快晴了。

吃过午饭我们参观了苗族博物馆。博物馆二楼正好看到对面的芦笙场,这是苗族聚集表演的地方,此刻正赶上每天下午的表演,场内芦笙悠扬,鼓点铿锵,掌声不断。我们也打算下去凑个热闹,抬头只见乌云又开始聚拢,顷刻之间,雨点由小到大落下来,芦笙场内芦笙、鼓点、掌声都消失了,人们一哄而散,四下逃窜。我们在博物馆二楼的走廊一边避雨,一边观赏雨中的千户苗寨和四散的人群,也算是别有一番景致。

最后一天返程,雨也悄然离去,留下艳阳与我们相伴。与雨同行,虽事与愿违,却有别样的风景和体验在等待。

方,或许和诗与诗意无关,孩子们都奋斗在未来的路上。我们有时未必必要去顾及太多,相信今天的美好,不是经常听说,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吗,就是表达的这层意思吧,当然应该去想想,我们自己到底是谁?从哪里来?要什么?又将到哪里去?这又回到了原点上来了。我一直认为,人一定是要有些哲学思维的,那是边界和底线,少了哲学思维,那个人一定不是十分宽广包容的。在时间简史里,个体的生命又能占到多少呢?个人又都有自己的时间简史。

生死观是哲学思考的重要提纲,怎么都绕不开。40年前的一个乡村月夜里,我对着斑驳透着月光的天窗,就想过这样的问题,那年中秋,我90岁高龄的祖父刚刚去世。村东头河滩上,坟莹七零八落,尽管凌乱,其中自有秩序,不仅仅是村上大先生用罗盘精确卡定,更是庄户人家的天道伦常。就在最近,我总是想写一篇长长的概括父亲一生的文字,其实那年为父亲散文集写的序言《小人物的春天》,何尝不是写父亲的文章呢?

父亲近来更迷恋于在宣纸上挥毫,自由式,无暗格,毛体,写出的作品也频频刊载、入展、获奖,正如他的人生,通透豁达。其实有格与无格,自成风格。所以,我想还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与喜欢,白光令纸仍然是我的选择,无格可出、自在舒适……

在聚龙湖畔,隔着玻璃幕墙,对不起,尽管我没有聆听到物理意义上的流水及流水的声音,但我起码可以感受到时针和秒针的拨动,甚至还有太阳入秋后渐渐变软变慢的脚步,还有成熟的乡土小桃子和桃树上渐渐稀疏的那一片片本来还绿油油的叶子。白露前夜,国足悄无声息又被踢了一个耻辱。一场秋雨,一夜醒来,一地的落叶,流水与落叶瞬间淹没了所有想象,生活的一切真相此时都定格在流水与落叶间。

窗前有所忆

结束一天的工作,我站在复成里六楼的西窗前眺望,不远处是新街口鳞次栉比的高楼,那是一城的繁华与烟火。暮色未降,灯火未放,思绪回到多年以前。

那是1995年3月,当制作完《阿克苏万象》栏目的采编制作工作后,身心随之轻松,站在办公室的窗向北眺望,窗外视野开阔清透,巍峨的天山顶着雪白的头颅屹立在湛蓝的天空上,远远望去像在天又近在咫尺、神秘而壮丽,它就像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天山皑皑雪线下是独有的雪岭云杉,初次见到是1994年7月,随阿克苏地区畜牧局一行人去温宿县塔格拉克牧场做“软黄金”——山羊绒的宣传采访。越野车沿着荒秃的天山路盘旋而上,历时两个小时的颠簸,终于抵达坐落在海拔2300米天山深处的塔格拉克牧场。眼前是蔚蓝的天空,洁白如棉花的云朵变换着各种姿态靠近我们,似乎一伸手就能将它拥入怀里。郁郁葱葱的雪岭云杉长在雪线下的山脊上,宝塔状的树冠排列整齐有如列队的仪仗,欢迎我们的到来,与终年积雪的托木尔峰像一幅画展现在眼前,仿佛游走在画廊;不远处的湖水清澈透明,蓝天白云仿佛掉落在碧绿的草地和湖面上,有种脚倒挂的错觉;阳光灿烂,山风清寒,丝丝凉意穿透心房;碧绿的草地上,像珍珠般散落的羊群正尽享草叶的鲜美,空气清新纯净,忍不住深深呼吸,顿觉神清气爽。

当我们惊叹着自然的鬼斧神工怎么能造出如此绝美风光时,牧场的冯书记已带着几个穿着不同少数民族服饰的牧民向我们走来,他热情地说:“欢迎各位领导来我们美丽的牧场指导工作。”我望着他黝黑清瘦而略显苍老的笑脸,又望望他身边的几个牧民,他说:“我们牧场就我一个汉族,其他都是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人,他们听不懂汉语,所以,安排工作我都要说两种语言。”说者无意,而我却对他心生敬佩。

在牧场食堂,冯书记热情准备了鲜美羊肉和伊力特酒款待我们,酒还未端起,天上又下起冰雹,气温瞬间骤降,冰雹过后又纷纷扬扬地飘起雪花,7月酷暑天,牧场的天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惊艳了我们,而我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连衣裙,此时早已冻得直打哆嗦,冯书记早有安排,这时有柯尔克孜族妇女拿来一件羊皮袍裹在我身上,冯书记打趣说喝两口酒就不冷了,想想伊力特60度的高度数我望而生畏。冯书记和我们打了招呼就与两个牧民匆匆策马而去,这样恶劣的天气势必会造成牛羊人员的损伤,他是领导,牧民们的美好生活全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午饭后,观看和录制了羊绒的采集过程,了解到这里的羊绒已远销欧美,从柯尔克孜族女人脸上绽放的笑容就能看出羊绒带给她们可观的收入和幸福。采访结束后,我们意外遇见了一位日本女士带着一双儿女。在翻译的介绍下得知,她叫西觉灵子,她的丈夫是名登山爱好者,每年都会从日本来天山攀登托木尔峰,遭遇了雪崩,连尸首都未能找回,于是她带着两个孩子每年都会来此祭奠自己的丈夫,这是第六个年头了。听了她的故事,泪盈眼眶,我们为她的坚强与执着做了一期节目。

时光荏苒,数年后的我站在窗前悠然眺望,新街口的高楼大厦已淹没在璀璨夜幕中,万家灯火初上,照亮着每个归家人的心。

前几天整理书房,曾经的日记本里突然掉落出一张十块钱纸币,往事瞬间浮上了心头。

我和妹妹的童年是在大山里度过的。上初中前,我们的生活里没有“忧愁”二字。然而,幸福的生活总是很短暂。读初二那年,母亲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病,只能躺在床上休息,严重时甚至不能自己梳头。父亲一边操持家务,一边带着母亲四处求医,曾经无忧无虑的我们突然间就长大了,会抢着帮父亲干家里的农活,默默地照顾母亲,也没有了往日调皮的争吵,共同守护我们的家。

后来我离家到五十多公里外的县一中读高中,比我小四岁的妹妹则在镇中学读初中。为了节省路费,我平时很少回家。写信成了我们姐妹俩之间的交流方式,我们谈自己学习中的烦恼,互相鼓励、加油;生活上互相关心,天冷不忘相互叮嘱多加衣服。

一天,像往常一样又收到妹妹的来信,我急忙来到安静的角落,准备读妹妹的信件。打开信封,一张折叠整齐的十元钱突然滑落下来,我霎时明白这是妹妹平时省吃俭用省下给我的。我的眼泪瞬间就如断线的珠子一样滚落,妹妹每周的生活费只有五块钱,本来就瘦弱的妹妹要省下多少顿菜钱才凑足了这十元钱啊?握着十块钱,我觉得是那么的滚烫和沉重,再难也没舍得用掉,一直保存到现在。

假期回到家里,听母亲谈起妹妹,更是心疼。每周末,妹妹回到家中,都会拼命干活,总想着帮家里的活干完,可农村的活是永远也干不完的。每个星期天的傍晚,母亲都会催促着妹妹赶快回学校,可妹妹每次都是在太阳落山后,才匆匆踏上学校的归途。妹妹估计没走到一半,天就黑了。我无法想象在那三年里,妹妹如何一个人克服心中的恐惧和劳累走那么远的夜路。

苦难是一把双刃剑,带来痛苦也让我们学会了坚强。我和妹妹先后考入理想的大学,又都有了工作和稳定的生活,把操劳了一辈子的父母接到了城里安享晚年。那永不褪色的十块钱,永远闪耀在我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定格在流水与落叶之间

生活不苟且,爬也要爬到诗和远方。父亲一生爬格子,至今出不了格子,也没有到达远方,就在这个秋天仍在格子里辛勤耕耘。格子成全了老人一生全部的寄托。光阴漫过了父亲毫无诗意的格子,漫过了父亲今生无悔的选择和操守,尽管写满卑微与清贫,但仍不失正气、充实和自得其乐。

我似乎也没有走出爬格子的宿命,当然钟情打印工整的格子纸上待投的文字,但用白光令纸是我若干年来不由自主的喜欢。尽管有些散漫,但依旧是一种情怀。更多是中规中矩地写字,在格子里守着程式和规矩何尝不是一种自律呢?写在格子里自然有其中的必然,虽束缚了自我,说不定也成就了别人眼里谦逊的你。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的,是考虑利己多还是利他多一点呢?这是一种态度。到最后,格子就成了一种无形胜有形的存在,心有戒律自成方圆。

日子飞快,春来暑往,一丝凉风吹来,不经意间便入了秋。季节的语言是大自然的铁律,每个人的感知也许是不一样的,但对于读书求学的孩子,学年是唯一的召唤。九月是新学年的开端,总是赋予了特定的意义,每个孩子的心中自有有一个系统且完整的属于自己的情感记忆。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今年的白露在这个九月的第一个周六。岁月自顾自地年轻依旧,而我们已慢慢滑入中年的门槛。唯有,我们自己爱自己。那山,那水,那日出日落,我们笑着看山,那水,那日落日出,是多么惬意的事情,我们烦着,恼着,那山还是那山,那水还是那水,那日落日出一如照旧日出日落。

从乡村到小镇,到今天的沿海中心城市,从父亲到我的女儿这一代,三辈人见证了这样的时空转换。到了今天,无论在场还是离场,父亲仍走不出他的乡村写作,而在我的孩子笔下已经难寻这样的情怀,她的目光迷恋在远

□重庆元末

□南京曹冬云

□云南楚雄谢琼梅

□盐城王迎春